南史

八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李　延壽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奐　孔琳之 孫覬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

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出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

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関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光禄大夫辭事東歸帝親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産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愨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

續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冶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

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變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還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

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夏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国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毋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

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
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
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員
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
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
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
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楊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
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
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
除司徒長史左遷給事黄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

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陳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

又達於政躰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滞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刘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晋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奐為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国子祭酒出為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

位為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封賞敘用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揔為太子詹事令管紀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揔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徵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

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蘄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筆位
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群晉御史中丞祖沈
丞相掾父廞光禄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
律能彈棊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閤祭酒玄
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
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
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
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
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

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

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
由華古創制髡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
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
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
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
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
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
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
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
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順旨是

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楊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
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脩庠序郵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
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
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弈世相傳貴在仍舊
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官每遷
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
未若異代之為殊世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
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
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

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
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
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
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
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
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
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
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爲人
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
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

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橈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覬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顔竣奏以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性使

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
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
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
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
覘其醉醒性眞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
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
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
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

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覬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

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明帝即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
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
入東慰勞璪至説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
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鋭招動三吴
事無不尅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玄
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
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
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
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度浙江琛

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摽一時響應庚業旣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

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璪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瀙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嶠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謂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

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表摽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宥覬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覬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覬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

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不許其請以為黄門侍郎歷左衞將軍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衞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

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愼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詣府服闋還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忿義康

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
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
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
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
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
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腳疾小牀
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

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
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
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
樹既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
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祟追贈侍中司空謚
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
㓜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
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
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

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黄門侍郎黄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羮盡勗云益殷尊羮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箸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陽尹引爲郡丞袁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荅曰何不見倩

拜而倩見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沖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殺立以爲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劭盡力建鄴平賜死沖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

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李延壽

褚裕之 弟淡之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彦回 彦回子賁 賁子蓁 蓁子向 向子翔 彦回弟澄 從父弟炤炫 炫子澐 澐子蒙 蒙子玠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瑯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宋武帝車

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敎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関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

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
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没縣邑更相
樹置遥以鄮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
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
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
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
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
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
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
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滿

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為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貲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續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㝢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

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
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
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丹楊尹元凶殺逆以爲吏部尚書
復出爲丹楊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
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登輕舟南奔彥
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
元年爲中書令丹楊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
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
時父湛之爲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

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彦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彦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彦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彦回悅之以白帝帝召

彦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彦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彦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彦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世帝之在蕃與彦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衞將軍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彦回能遲行緩步

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傖人常珎奇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珎奇尋又叛彥回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襬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眞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襬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

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朞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

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别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劒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

餉取錢也丞與親游款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
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及表解職並
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
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
劉彥節旣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
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
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
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

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

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荅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爝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

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表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别拜録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劒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著一

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劒為六

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輴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暫啓宜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黨有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户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蓁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

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
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搥破進見贇曰事
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
也豈不全之哉贇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顧
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從殯失吾
素心更以此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蓁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
還貢子齊詔許之建武末蓁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
軍將軍求元元年卒太常謚穆子蓁子向字景政年數歲
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

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晝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
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
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
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
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
守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
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
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
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

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

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
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
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
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
褥壞作裘及纓又贖彥回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
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
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
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月䀜召爲國子博

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

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斆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彦回操行不同故彦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賔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子澐

澐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録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士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澐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温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以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

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鏁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

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兆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截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

及於逢迎與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列傳第十八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李延壽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約弟撙 曾孫凝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黄門郎以方梗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

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

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

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别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毁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

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
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
並與之厚善元凶殺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
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
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
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
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
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
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
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

顗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悦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中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巳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

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岀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户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

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
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
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
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橈阿順
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
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
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
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
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
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

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輙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
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
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
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
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
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
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令
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宫官

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

人誘之潛徒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
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
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
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
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
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
保舅今出居陜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
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
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変

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閑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

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頗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
黨夥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
殿內將帥止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
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
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
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
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
失僕荷眷深重故吐眷 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
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斆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

見陵戌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眞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横屍大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鎭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

書右僕射壽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表頓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不許封之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国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

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

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
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
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
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
行己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鄭善興宗常脩父友
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
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

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嵇王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孀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

之瑯邪舊意既弃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
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輿宗女無子嫠居名
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輿宗並不許以女適
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
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之風初輿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
作公官有大守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
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
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

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
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
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
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
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
間穆如也還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
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
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第撙
撙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

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悉不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初撙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詣撙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撙内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

撙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撙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撙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撙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錫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

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翁輩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荅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

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隷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

追還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

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李延壽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

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
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
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
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禄大夫吳郡太
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絜巳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
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
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
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
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

義眞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眞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甞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爲丹揚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来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
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
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楊乃徙尚之爲
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
左衛将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
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
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
相黜斥萬姓将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
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
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

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
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
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
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
四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
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
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
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
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
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

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

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是爲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楊州爲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楊並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

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

怨亦以此見稱後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邮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遥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髙帝為領軍與戢來往

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
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
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
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
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
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
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
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
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
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

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戭因王
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齊永明九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爲鬱林
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第子也父鑠仕宋位宣都太守求元嘉末爲
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爲太
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
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
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
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
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

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黙

黙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
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黙累涕泣求執
本志遂得罷黙明目秀眉容皃方雅眞素通美不以門戶
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黙雖不入
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
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
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黙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大夫
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
武丘山求卒黙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

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彦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

黙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侻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黙衣者見而不言傍人禽盜與之黙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黙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黙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黙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黙荅

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裳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幷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

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亂

亂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亂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亂乃置學士二十人佐亂撰録後以國子祭酒

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 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 謂何氏三高

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
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
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朏杲之先至胤
所胤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
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
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
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
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
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

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
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
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
期胤知朏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
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
俱前代高士胤劇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
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

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
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
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
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
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
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
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
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

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吴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
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吴作别山詩一首言甚
悽愴至吴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
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
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
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
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炉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
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
有訪之香炉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
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旣有至德應獲延
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
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
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
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
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

求爲口實竟使王子良見此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
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
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
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
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
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
起耳故胤末年遂絶血味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
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

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豬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

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𪎭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

褚彦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
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
阼先使裴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
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
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
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
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
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
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

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昌寓不
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
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
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
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
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
許之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
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
必須絜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

縛敬容希言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酬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搆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来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来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貪悋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
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
荅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
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
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世帝嘗夢具朝服入
太廟拜伏悲慼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
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
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

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漑
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
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
當為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
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
聽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
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

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

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闕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入穴幸無銜嬰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

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
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
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
徵也三年卒于圍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
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
造搆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
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
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
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
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吴臨還

與胤別胤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
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
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
乎洗閤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
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
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
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晳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
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
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

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蠹賄而敗業惜乎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李延壽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嵊 稷從子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爲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

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

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酬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曽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爲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録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隷書騎射雜藝觸類

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
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
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
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
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
碻磝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
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
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
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
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

元凶弒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藏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

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輙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

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賊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
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
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
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
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
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
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吳興太守謂

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毎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

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黄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刺史吳郡屬爲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摠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中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

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
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
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
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
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
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
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諸有
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
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
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

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彦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

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爲益州獻弱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飡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葭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

散騎常侍特進光禄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来歲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當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

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
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亮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
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
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
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
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亮嵓西百
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

騁游談宴與於詹博之閒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魄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實阻
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
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
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
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
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
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
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

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
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李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
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
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
桂陽内史不欲前兄瑋處禄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
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
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
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彦節有異圖弟
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

遐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環委以軍事環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環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環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賾嶷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環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環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

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紘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紘問何不事產而行乞耶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紘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

恒臥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

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
嘗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
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
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
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
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
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
中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
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

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漑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玧

之求娉謳者不顧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

載詩賦今亡其文若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刦問刦何須刦以刀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劑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輙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璋爲清調便悲感頓絶遂

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
承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
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
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唐寓
之作亂稷率屬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
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
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
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
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

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弒
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
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
稷爲侍中左衞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
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
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
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
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
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
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

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
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
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
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
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
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閤讀
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
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
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
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

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見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嵊

嵊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

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遣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

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子嵊弟罤知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

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諡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重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裔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